

# 遷臺前後的貴州 興義何氏家族 ——何紹弇先生 口述訪談

時 間：民國 101 年 12 月— 102 年 7 月

地 點：新北市新店區汪宅

訪談人：陳憶華 國史館審編處專門委員

詹建德 國史館審編處科員

紀 錄：陳憶華

## 一、前言

初到國史館北宜路新店館區上班時，聽聞附近有個銀河新村，裡面住了幾位曾經擔任國家要職的人物，包括劉健羣、汪敬煦、龔愚、袁璧趙及何氏兄弟何輯五、何縱炎等。何氏兄弟的胞兄為何應欽，在近代史上是位叱咤風雲的人物，他的事蹟耳熟能詳，論著甚豐，在此不贅。而汪敬煦曾接受國史館口述訪談，輯有《汪敬煦先生訪談錄》可供參。其他幾位是什麼關係？為何會湊在一起來到新店鄉下？頗令人好奇。其中何氏家族是一龐大的家族，在貴州興義的出身背景為何？其家族來臺者有那些？遷臺前後的歲月和生涯如何度過？

因緣際會在採集汪敬煦將軍個人資料時，經由汪氏的三女兒汪伊賢及三女婿董豐盛之引薦，認識其舅舅何紹弇（即何氏在臺族裔，何輯五之四子），特地請他一談何氏家族聚居銀河新村的緣由、過往，家族牽絲攀藤的姻親關係，與家鄉貴州的特色。本文係藉口述訪問談何氏家世淵源與歷程，並參考國史館檔案及專書資料而完成此篇，希望有助瞭解興義何氏及其後代遷臺後的情形及「銀河新村」裡面過往的人物史事，希對證補史實稍有裨益。

## 二、家世

### (一) 由江西金谿至貴州興義

我的先世原居江西金谿，先祖何景鸞喜舞槍弄劍，於清代中葉加入招募新兵行列，隨清軍出鎮貴州，於道光年間定居貴州興義。太高祖何振璜，依靠興義撫幫（註1）家鄉人相互支持，販賣牛馬發展家業，迅速致富，大量購置水田，出租收穀。高祖何銀鵬繼承父業，與人結伴雲南、廣西販牛賣馬，生意火紅。鴉片戰爭爆發後，社會動盪，農民喪失土地，貧困破產。咸豐6年，何銀鵬舉家遷到興義捧乍東南深處的石山中，也就是現在的泥凼五臺寨。

興義古稱「黃草壩」（註2），壩就是山間小平原，西南人統稱壩子。地處貴州省西南部，地勢很偏，是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首府，歷來是西南地區一個重要商貿中心，素有「黔桂鎖鑰」之稱。位於雲南、貴州、廣西三省的交匯處，山川秀麗，風景如畫，氣候宜人，物產豐富，自然景觀奇特。境內山脈眾多，重巒疊嶂，綿延縱橫，山高谷深。「泥凼」地處興義市南部，西依山與雲南相連，東與廣西隔湖相望，區位優越，歷來是交通咽喉及商貿集散地。泥凼之名，有人說是因為每至雨天，街面泥濘不堪，到處都是泥巴凼子、水凹凹，下腳之處也難於選擇。「凼」（蕩）是指低處積污水的小窪地、小坑坑，後演變成地方的俗稱。由興義至泥凼約要一個多鐘頭車程，境內喀

斯特地貌（註3）發育完好，自然資源豐富，主要聚居著漢族、布依族、苗族、白族等少數民族。

何家興義舊居後方，一峰高聳，挺拔崔巍，極目千里，宛若巨象之鎮重關。承先祖餘烈，鍾山川之靈秀，緯武經文，處世接物，皆源自於此自然環境之陶冶與影響。

### (二) 家世淵源

高祖何銀鵬與曾祖何春榮父子，利用泥凼地區盛產的油桐開始做榨桐油生意，由於成本低賣價高，兩年家底便豐厚起來。何春榮飽讀詩書，但無志於功名，平日課子弟讀書，兼務農耕。生祖父何其敏（字明倫）、何其寬、何其慧兄弟三人，祖父8歲喪父，自奮圖成，為人淡泊仁讓，務農之餘，兼事貿遷，家道小康，後經營織染，薄有所成，娶史家三小姐為妻。平日熱心地方建設，漸為邑之望族。檢附「貴州興義何氏族譜表」於文後。

清光緒27（1901）年，清廷下興學詔，祖父何明倫響應地方辦學，在鄉人極力倡議下，出資在泥凼村北側龍蔭山腰一塊平整之地，也就是何家大院（註4）與上部村寨之間的空地修建鄉塾，以教育鄉村子弟。除何氏自家子侄就學外，他要求家裏幫工的長工、佃農把孩子送到鄉塾免費就讀，還為學童提供免費午飯。並派團勇走村竄寨去抓那些不愛讀書的孩子前來讀書，慢慢地，鄉塾裏就讀的學童多了起來，琅琅讀書聲繚繞

泥函南麓。光緒 33（1907）年，受新學影響，鄉塾則改名「泥函小學」。

祖父何明倫的一言一行，修德善報，佑啟後人。他平日生活節儉，但有所積蓄，輒舉辦善事，不僅在地方興學，還辦義倉，修道路，設津渡，農村賴以繁榮，鄉里稱之。父輩兄弟等幼承庭訓，從師受業於古聖先哲之嘉言懿行，研讀濡染，深為景仰。時值清代末葉，外侮欺凌，國勢日靡，受民族革命思潮之盪激，雖屬髫齡，已知自勵；鼎革之初，就讀中學學餘，注意世界大勢之趨嚮及受國父革命學說之啟示，識力漸強，志向愈定，壯志夙懷。（註5）當年若非祖父及二伯父（何應祿）做染布、染織、米、鹽等生意，小有財力；亦因他們的深富遠見，認為貴州因交通梗阻，就業機會不多，宜鼓勵青年出外就學謀發展。因而三伯何應欽、父親何輯五留學日本，五叔何縱炎留學美國，在那個年代可說是非常不容易的事。由興義泥函要先花十餘天行程至貴陽，再轉至重慶，順江到上海才得以乘坐輪船出洋。若抄近路，則由興義與雲南東部接壤處出發，到昆明反而比到貴陽方便，去上海、北京則走滇越鐵路，取道越北之河內，由海防乘船經香港北上，如此走反比陸路節省時間。（註6）

北伐期間，伯父、父輩等致力於革命運動，遠離家鄉，舊軍閥忌之甚深，遂轉移目標於祖父身上，抄家劫掠，不得已避居至桂滇交界的瘴癘之區，水土不服，致癱足疾，漸至無法醫治之程度。但祖父家書皆云

平安，勗勉父輩兄弟務必捍衛黨國，勿以家務為念。即便家父回家省親之際，亦故作無病狀，以慰遊子之心。不多時惡耗傳來，民國 18（1929）年 9 月 15 日，祖父何明倫辭世，父輩兄弟痛不欲生，三伯應欽時任軍訓總監，當局倚畀甚深，公務十分繁重，他立即向最高當局辭去本兼各職，準備回籍奔喪。時任國民政府主席之蔣中正隨即至三伯住處慰問，並退還辭呈，勗以移孝作忠。並請依戴季陶先生喪母例，給假守制，在京設奠，以盡孝思即可，不必拘丁憂舊制，使黨國蒙受影響。三伯服膺斯義，遵蔣主席訓示，在京守制行禮。蔣主席與各院院長及黨國要人，如譚延闓、胡漢民、戴季陶、趙戴文、林森、古應芬等組織治喪委員會，設辦事處於南京之叢林毘廬寺，10 月底開弔之日，素車白馬，哀榮一時。先進皆贊辭哀悼，蔣主席親題贊其賢明曰：「興學造士，練團衛州，革命軍起，命子相投，曰毋內顧，黨國是憂。子唯而出，十葛十裘，功垂竹帛，伊呂與侔…」，（註7）可見祖父教子愛國之熱誠。父親曾將歷盡滄桑、珍藏於行篋已數十年之《府君明倫公訃告珍本》，於 66（1977）年 12 月補蠹重印，期為慎終追遠、追歷往事前塵，以供後人孝思毋匱。

### （三）我的雙親

我的父親何輯五先生，諱應瑞，字輯五，以字行，光緒 26（1900）年出生，在家排行居九，他有姐妹六人，兄弟五人，五

兄弟被當地人稱為「何氏五虎」，分別是大伯何應楨（字耀之，曾任縣教育局長）、二伯何應祿（字升之，其次子何紹周曾指揮松山戰役獲大勝）、三伯何應欽（字敬之）、四虎何應瑞，五虎何應炳。父親等五位兄弟早年即加盟革命黨，相率服膺國父孫中山，追隨蔣中正，投効革命。女輩分別為大姑應鳳、二姑應碧、三姑應舉、四姑應秀、五姑應滿、么孃（父之小妹）應相。應相曾代表貴陽婦女界當選第一屆制憲國大代表，可惜留在四川任政協委員，未來臺灣。我們何氏可說是族大人眾，一門英傑。

家父何輯五因受兄長影響，早年即蓄有大志，參加革命大業。弱冠就讀貴陽南明中學，民國7年畢業轉貴州講武堂，8年12月，再入貴州步騎砲工學校步科以習武事，經嚴格之訓練，9年8月後投身戎伍，任黔軍連長，隨黃埔軍校東征，打過硬仗。

此時三伯應欽與安順谷正倫（紀常）（註8）於二次革命失敗後，再次赴日完成士官學業，所不同者，一在步科，一在砲科。他們畢業後即回貴州，在新軍中任團長。父親則任新軍排長，獲交於谷正倫，谷氏年長父親十歲。約於民國11年，父親追隨著谷正倫離開貴州，奔赴廣西，聽候國父孫中山的指揮。其時國父正統率大軍，設大本營於桂林，致力北伐，谷正倫與父親所領之貴州新軍是訓練有素、紀律嚴明，作戰力極強之部隊，國父孫先生對他們信任有加，特挑選一連擔任警衛隊，此連之連長就是父親何輯

五，他對此任務，甚感殊榮，也常與兒女回憶分享。（註9）

13年11月，父親任職國民政府參謀團總務廳科長，14年3月，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第一軍管理處處長，其時外侮日亟，而國內之軍閥盤據有加無已，遂入粵參加革命，以盡軍人之天職。其後擔任國民革命軍汕頭公安局長、汕頭衛戍司令部少將司令、潮梅警備司令部中將司令、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補充師中將師長等工作，潮汕為東路軍的補給重地，一方面要綏靖地方，一方面要補給前方，責任之重，不可言宣。北伐完成後，棄軍從政，17年調任浙江省政府委員，致力於經濟、政治之建樹。

尤其在民國17（1928）年夏天，蔣總司令中正接見家父，授予中央特派員職務，賦予兩項秘密任務，兩度責成銜命還鄉。其一為注意不明大義黨人的異動，以轉變搖擺不定的貴州局勢，使其納入國民政府指揮之下。父親與李仲公（註10）二人成功說服軍閥毛光翔（註11）聽命於中央，毛氏於18年被南京政府任命為貴州省主席兼第二十五軍軍長。二為蔣總司令為籠絡四川的劉湘，在父親赴黔途中，特將中央任命劉湘為第二十一軍軍長的任命狀帶給劉湘，父親銜命入川修好，受到劉湘歡迎，亦不辱使命完成。

民國20年，南京國民政府交通部長王伯羣擬開闢上海至成都的郵航線路，與美商合組「中國航空公司」，惟閉關自守的四川

軍閥反對。王部長考慮到父親曾和劉湘打過交道，遂請父親專程赴渝接洽，得到劉湘與相關川軍將領同意，始准通航。父親此行交涉成功，被聘為中國航空公司首任董事長兼總經理。

22年3月轉任監察院監察委員。23年，擔任軍事參議院參議，惟倭寇肆虐侵凌，感無任悲憤，認為學術之日新月異，非圖精研無以自強，爰入陸軍大學深造，畢業後返黔從政，以敬恭桑梓。同年10月，父親曾與呂超、仇鰲等合電蔣委員長，為防蕭克北竄與徐向前聯合進擾貴州遵義，黔省軍力薄弱，難於應付。請令西南各省將領不分畛域合力向黔省出兵，並令陝甘軍隊由北向川境推進，實行督剿，以肅清赤匪，奠安西陲。（註12）

26年5月，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因貴州旱災慘重，請在南京的何輯五與王廳長惜寸，在京滬接洽賑務事宜。（註13）

抗戰展開後，蔣委員長盱衡全局，高瞻遠矚，認為攘外必先安內，抗戰不廢建國。貴州地處邊陲，高山縱谷，交通不便，有待建設開發，完成西南公路交通網作為抗戰腹地。復以家父為黔人，12月令其出任貴州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長，不僅調停黔、桂、滇三省合作，使之政治安定，鞏固大後方。旋又全力開展建設重責——京黔公路的籌劃與督修。京黔公路自南京西南，經蕪湖、屯溪、東鄉、南昌、萬載、長沙、芷江而至貴陽，長達一千八百公里；並自貴陽西南，

延至昆明，所以這條公路又稱京滇公路。此公路在抗日戰爭中成為通往西南重要的交通大動脈，運輸物質，支援前方作戰。（註14）對於贛南共軍西竄的國軍追擊，也有重大貢獻。父親受命開通京黔公路，赴湯蹈火，在所不惜，終能達成使命，使黔省安若磐石。他認為這是最高當局賦予的榮寵，也是個人無上的光榮。

27年12月，蔣委員長電貴州省政府何輯五委員謂：「各省新兵待遇訓練與軍管區之情形以貴州為最腐敗，若不積極改革，澈底整頓，則不待敵軍進攻，而國已亡。希將職務切實整頓處理後，限本月底來渝候查為要。」（註15）此外，父親在廳長任內，不僅暢通黔省對外的公路交通網，亦注意省內公路建設，遂本著黔省財政負擔的能力，推展縣鄉市區築路運動，以促進經濟繁榮，俾利貴州山貨與農產品之運輸。28年6月，父親利用各方關係，發起組織貴州企業公司，自任董事長，邀請國家銀行投資，先後成立了貴州電氣、煤礦、水泥、火柴、煙草、榨油、玻璃、化工、麵粉、物產運輸、水利林木等19家股份有限公司。

29年11月，貴陽縣改貴陽市，父親擔任首任市長，設置新社區、擴建住宅解決房荒、修建供水碼頭、開建河濱公園、擴建貴陽電廠、規劃市區道路、安排下水道系統、設立市立衛生局和醫藥用品製造廠，興辦茶廠，試驗改良茶種等市政工作。在其手著《貴州政壇憶往》一書，可一窺父親及幾

位先賢致力於貴州故鄉的地方建設。32年1月，國民政府以從政勳勞，功績卓著，頒給五等景星勳章。

同年，蔣委員長追擊中共時，復臨貴州巡視，父親何輯五隨侍其側至各處視察，前後達一週之久。蔣委員長對父親在貴州十餘年來的艱苦工作說：「貴州建設，因交通之發展，其文化經濟已前進了五十年。」父親得此獎勵，在精神上感到無比的振奮與光榮。（註16）33年8月，父親又因努力國民兵組訓督導有方，獲頒光華甲種一等獎章。34年1月，吳鼎昌調離貴州，由楊森（註17）接任貴州省主席後，又調任父親為建設廳長。楊主席對父親在任內之評語為：「該員性格坦率，尚能精密，長於經濟建設；能刻苦耐勞，凡指陳均切實扼要，性情和平，人無閒言，操行廉潔，平正通達，志行純淑為一優良之行政工作人員。」（註18）

任廳長後，父親認為貴州之貧是貧於地面而富於地下，其地下資源異常豐富，為他省所望塵莫及者。因此，他認為要貴州富，必須開發地下資源。父親還說首先注意到貴州有地下資源的是蔣委員長，他追剿向西南流竄的共黨殘部時，移節貴州。曾帶著浙江省地質調查處處長朱庭祐同來，要他負責貴州地下資源的調查，朱處長特別介紹一位貴州省籍的有名地質學家樂森庭教授，於是父親想方設法與樂氏取得聯絡，並爭取他返鄉服務的機會，由樂森庭主持地質調查，帶領科研人員及多位地質專家作實際調查，他們

背負行囊與工具，忍饑挨餓，翻山越嶺，深入坑谷，為尋找貴州地下資源和水利資源，提供了寶貴資料。父親說：「我對先總統蔣公的遠見卓識，特別表示欽佩與感謝，大家試想在追剿西竄共匪的那樣戎馬倥傯之際，他還注意貴州地下資源的調查，那種精密的思慮，實非常人所能望其項背。」（註19）

由26年底至35年，父親還先後擔任貴州省軍管區參謀長、省水利局局長、貴州省禁烟委員會主委等職務。34年5月，被選為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候補執行委員。（註20）6月，國民政府明令嘉獎黔南戰役出力行政人員，包括：谷正綱、張道藩、吳鼎昌、陳延炯及何輯五等五員。（註21）

長期衷情於教育的父親，原任貴陽花溪清華中學副董事長，後升任校董，親自籌措資金，發起捐募圖書和基金運動，在校設立敬之獎學金。35年父親當選制憲國大代表。36年12月底，政府舉辦全國普選，由國民選出代表，組成第一屆制憲國民大會。父親回家鄉選舉，為了拉選票，在興義住了20多天，疏通家族親朋，拜會地方耆老；37年順利當選行憲國大代表，3月29日在南京參加第一屆國民大會，結束訓政，開始實現民主憲政之理念。38年6月2日，李宗仁代總統任命父親為西南軍政長官公署政務委員一職。（註22）

父親隨時隨地教育我們，比如說，吃飯時坐端正，離開座位時椅子必歸位；不可邊吃邊說話等生活教育。有一次我放學返家，

在家門口遇見父親送楊森將軍（楊森於34年1月至37年4月任貴州省主席，父親任建設廳長，他們有很深的私交。楊森家住新店青潭，有時騎馬或坐車來到我家拜訪），我緊張的向楊伯伯鞠躬後就往屋內跑。父親送完客後回屋，便找我和藹地說：「下次見到長輩，要一邊打招呼，一邊要稱呼長輩伯伯、伯母等。」我一輩子忘不了要注意這方面的禮貌。

我的母親姓華，名冰華，江蘇無錫人。由於我的五叔先結婚，五嬸秦虹波也是無錫人，她在上海介紹我的母親與父親認識。媽媽一口無錫話，爸爸則是講貴州話，兩人心儀共訂終身。媽媽家世不錯，是大小姐出身，出嫁時還有2位丫環陪嫁。我媽媽以前很少進廚房，來臺灣後，父母親思念家鄉口味，母親開始研究烹飪黔菜、無錫菜（江浙菜），常在家中招待鄉親均得好評，同時也帶動我們對烹調廚藝的興趣。

母親秉禮習勞，嫻淑端莊。他們是民國16（1927）年在汕頭市結婚，婚配照片至今我還留存著，應該算是中西合璧式。父親當年穿著有腰身的西式大衣，頭戴圓盤高頂禮帽；母親則著中式緞面短掛寬裙新娘禮服，和現代的新娘服有很大的不同。



何輯五先生老年攝於銀河新村瑞園家中（照片提供／何紹奔）



何輯五與華冰華於民國16年在汕頭市結婚，新婚禮服中西式合璧（照片提供／何紹奔）

#### (四) 我的手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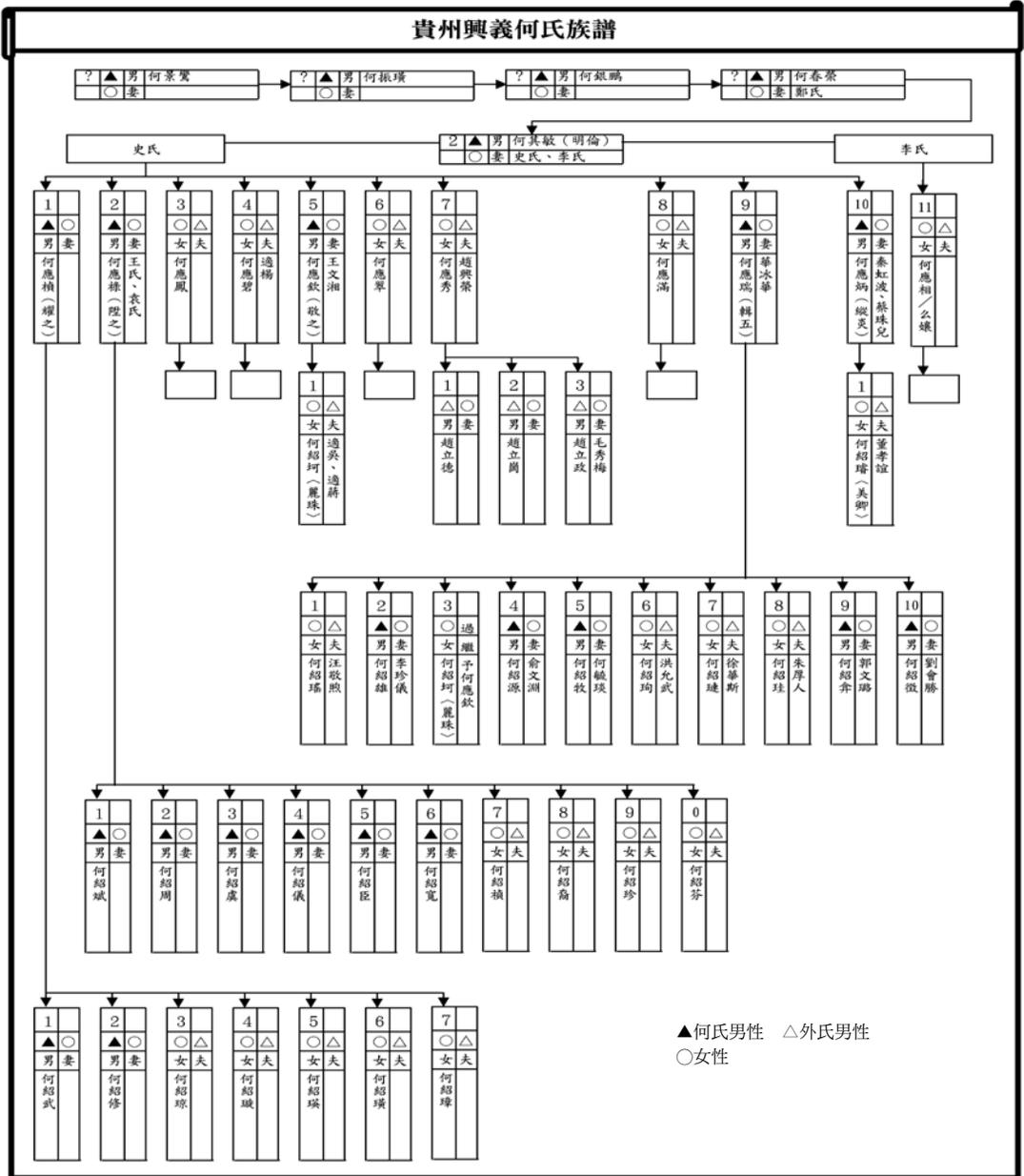
父母鸞牒情深，結縭 54 載。生我兄弟姊妹共 10 人，5 男 5 女。我家的名字取法，早由老祖宗規定族譜排行以「景振銀春其、應紹開國啟、玉科朝中選、金仕吉明時」等字傳家，所以父親叔伯們為「應」字輩，我們則是「紹」字輩。我的長姊名紹瑤（夫婿汪敬煦）、二姊為紹珂（後改名麗珠，過繼給三伯何應欽，任職於外交部檔資處處長，夫：蔣友光）、三姊紹珣（夫：洪允武）、四姊紹璉（夫：徐華斯）、五姊紹珪（夫：朱厚人）；長兄為紹雄（學機械，妻：李珍儀）、次兄為紹源（學農業，妻：俞文淵），三兄為紹牧（學文，妻：何毓琰），於離開大陸先至港澳，民國 42、43 年時輾轉前往美國讀書發展，而後在紐約市結婚，成家立業；我行九是男生老四（妻：郭文璐），五弟行十為紹徵（妻：劉會勝），大學畢業後也到美國去了。我家手足眾多，可謂人丁旺盛，感情融洽，衍生後代更是枝繁葉茂。

#### (五) 姻親關係牽絲攀藤

貴州興義有劉、王、何三大家族，早年相互結怨，後來彼此通婚和好。劉家住興義下五屯景家屯，以劉顯世（外交部駐外大使劉達人之祖父）最為顯赫，在清光緒年代屢為朝廷建功，爰賜其父親劉官禮三品頂戴花翎，任劉顯世為團防局局董，統領靖邊各營；後來升任貴州督軍兼省長。興義王氏家

族祖先王璽係隨景侯來黔平亂的心腹將領之一，和景侯一道定居景家屯，傳至王牧臣時，王家與劉家結怨。後來劉顯世的胞姊劉顯屏嫁給王牧臣的長子王起元，王起元以辦團練而聞名鄉里，生有子女五人（文錦、文選〔伯羣〕、文華〔電輪〕、文綉、文湘）。王文湘排行最小，嫁給三伯父何應欽。王文湘的大哥王伯羣（曾任交通部長、大夏大學校長）、二哥王文華（任黔軍師長）均甚有名氣，王文華又娶劉顯慎之小女劉從淑為妻，至此，劉、王、何三大家族三角聯姻關係形成，主控了貴州系軍閥的形成和發展。（註 23）

大姊夫汪敬煦，曾任國家安全局局長、警備總部總司令、情報局局長及總統府參軍長等要職。因年輕時擔任過三伯父何應欽的侍從參謀，近水樓台，做了何家大女婿（妻何紹瑤）。汪敬煦、溫哈熊和前銓敘部長陳桂華因在大陸時期均為何應欽的貼身侍從參謀，亦都有溫文的儒將氣質，被戲稱為「三小」，依序為「小陳」、「小汪」、「小溫」。（註 24）所以我的三姐何紹珣（汪的小姨子）嫁給溫的小舅子洪允武，兩人聯姻遂與前聯勤總司令溫哈熊連上姻親關係。三姊夫洪允武的父親為曾任國民大會秘書長的洪蘭友，也就是溫哈熊的岳父。二嫂俞文淵（紹源之妻）的父親為俞良濟，兄長俞政，曾任中央銀行副總裁、交通銀行董事長等職。五叔何縱炎的長女美卿（紹璿）的夫婿是曾任交通部次長的董孝誼。



我的姪女、大姊紹瑤的長女汪伊聖嫁給前軍統局局長毛人鳳的三子毛渝南。毛人鳳的長女則嫁給前中將毛景彪為媳，毛景彪也就是前教育部長、考試院副院長毛高文的父親，出身蔣介石的侍從官。（註25）

我家家族人多，雖非達官顯要，但自成一個人以婚姻為橋樑的關係網絡，與今昔政界名人稍有淵源。

#### （六）立業與經商

我出生於31（1942）年，初來臺灣時約7、8歲，是由母親帶著我們由大陸先到廣州，再到香港，待了兩年，才來到臺灣。初來銀河新村，我唸初中（強恕中學）一年級，因車子班次少，每天經常要追公車上學，中學畢業後入空軍機械學校，空軍退伍後就從事重機械如挖土機等的買賣貿易。14年前至江蘇崑山工業區台光電子公司工作，現在則退休回到臺灣。

#### （七）貴州小吃

提到貴州小吃特別興奮，因我好吃又喜歡探研各地佳餚。貴州的食變化多，與眾不同的風味，另樹一格。可惜無大菜，上不了台面，無法擠進中國十大菜系之列。

貴州菜主要是鮮辣、酸辣為主要特色，辣、麻、酸是黔菜很突出的風味。貴州人烹調喜加辣椒，不辣也不麻，卻將辣椒香味溶入食材中，黔菜喜將食料清水煮，無鹽無油，吃時將佐料加原湯調成蘸水，取食物粘

蘸水吃。因此桌上放鹽、糊辣椒麵（乾辣椒粉）（註26）各一碟，有時也有蔥、蒜等其他調料，我以為這是貴州菜獨特之處。黔菜中特別者有：折耳根，又名「魚腥草」、戀愛豆腐果、絲娃娃、宮保雞、水豆豉、鹽酸菜及脆紹（臊）等，另外茅臺酒與威寧火腿也名聞中外。

### 三、遷臺初期

我的大姊紹瑤（註27）於民國39（1950）年底單獨一人先來臺灣，住牯嶺街64號三伯何應欽家，40年1月與三伯的參謀汪敬煦初識，兩個月後閃電結了婚。我和姊姊、弟弟與母親華冰華一同由貴州先到廣州，再由廣州至香港；時在香港的我們生活負擔不小，又安排3位哥哥紹雄、紹源、紹牧送往美國讀書，當時他們兩人甫自高中畢業，一人就讀高三，赴美求學後就靠半工半讀，自籌生活費，自力更生。而後我們由香港搭乘四川輪來到臺灣基隆，航程花了三天兩夜，大姊和大姊夫還來碼頭接我們。

38年5月，大陸局勢更加惡化，時任黔省建設廳長的父親何輯五與省主席谷正倫仍在貴陽，先處理完過世的二伯父喪事；11月，谷正倫患胃潰瘍加劇，已難治事，而共黨已過龍里，蔣公深知谷正倫剛烈性格，若與匪鬥恐有不測，就安排軍用座機將他們二人由貴州經昆明載至廣州，先住叔叔家。後來坐到最後一班飛機由大陸撤守至香

港，再來臺北。父親來臺時才 50 歲，因無淵源找事不易，也沒有一官半職。（註 28）雖有國大代表之職，但初無俸給，只有靠大陸帶來的積蓄堅苦過日，所幸後來政府恢復國大代表、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委員薪資後，家中生活壓力減輕，才得以樸實安穩過活。

### （一）尋地長居

新店是臺北盆地通往宜蘭的門戶，在清嘉慶年間，便是進入後山的交通要道。新店溪的支流青潭溪匯入的地方地勢較平緩，在政府遷臺初期，是政府機構建置疏散辦公室的地區，如郵政管理局、國史館、展抱山莊、警備總部幹訓班、中央印製廠、中國醫藥研究所等。

43（1954）年時，4 個貴州人包括我父親何輯五、前立法院院長劉健羣、五叔何縱炎和袁璧趙（註 29）（前駐美代表、曾任國安會秘書長袁健生之父），經由一位任職戰略顧問團的貴州同鄉韓文源介紹，順著北宜路前行，車過青潭，來到新店大崎腳鄉下覓地居住。行至北宜路 14 公里處，即中生橋往北約一百公尺右前方，在大崎腳員潭里和銀河洞之間的一個河谷小盆地，馬路至此忽轉斜陡順勢而下。右方是一片竹子園和農田，楣子寮溪流過其中，再注入青潭溪，溪內有小魚、野蜆及毛蟹，小溪兩旁當時仍為荒地，雜草叢生。

他們為一群志同道合的同鄉，看見眼前的景緻無不與貴州故鄉類似，處處皆富親切

感，思鄉之情隨起，且為減輕生活負擔，經劉健羣伯伯提議下落腳定居在此，彼此也互有個照顧。

### （二）定名銀河新村

此地前有溪流，後有山壁，遠方的高山猶如一頂烏紗帽，山坡旁尚未興建防泥石流的擋土牆，一遇下雨天，山壁都是滴滴答答的水流。他們 4 位便向地主林先生和駝背的宋先生買下這塊荒地和山谷坡地，一同在此開天闢地，過著簡樸生活。早年係興建簡陋的木造房子，並於房子下方高出地面，以隔開潮氣。每家前後都有庭院空地，花木扶疏，這幾戶小規模的社區，雜著幾戶在地的大崎腳人，於是劉健羣與父親何輯五便參照附近名勝「銀河洞」而定名為「銀河新村」。

「銀河新村」之淵源與附近之「銀河洞」風景區有直接關聯。「銀河洞」位於新店北宜公路約 14.5 公里附近的半山腰，離國史館不遠處的銀河路底，是新店區郊的名勝，為一天然的岩壁洞穴。由德高嶺匯流的水流稱為「楣子寮溪」，嶺上溪流由山腰斷崖直下，飛瀑凌空呈 90 度急墜，狀似銀河，地勢險峻，廟左高處有白練瀉地，形成銀河洞瀑布，水質甘甜遠近馳名，可惜水量不足。銀河洞為一個內凹的山壁所形成的清幽山洞，壁上題有「別有洞天」四字，發現於民國元（1912）年，此洞乃由劉金買者，為採名蘭奇花，無意中發現。民國 2 年，

劉金買與友人蔡碧書等前往遊覽，因見洞側飛瀑懸空，宛如銀河下降，名曰：「銀河洞」，自此始有洞號。（註30）天然岩洞中建有呂洞賓廟，在此休憩可享受山中的寧靜與閒情。洞的下方設有一座看台，供遊客欣賞瀑布，同時享受水花直落的沁涼之感。由銀河洞廟旁小徑越過德高嶺，可接樟湖步道，至貓空、木柵觀光茶園。（註31）於是位於國史館前方的「銀河新村」與相距約2,000公尺的「銀河洞」，其名遂不脛而走。

在劉健羣院長的一本大作《銀河憶往》，就因住於臺北近郊的銀河新村而命書名。父親所著《貴州政壇憶往》自序中亦提及「記於銀河新村」。前立法院院長倪文亞在民國46年2月3日的日記中也記載：「農曆年初四偕妻李韻秋赴碧潭訪劉健羣，劉住銀河新村…」。在詹悟的〈加拿大壁畫村的聯想〉一文中亦提及民國46年中共有了飛彈之後，臺北地區成了中共飛彈射擊威脅範圍之內，臺北市很多的中央大老，住家都遷往新店的山谷裡，銀河新村據說在山谷裡，飛彈不易命中。（註32）上述文中皆提及「銀河新村」。五、六十年前這兒其實就是鄉下的小村寨、小村莊。

故鄉貴州素有「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人無三兩銀」之稱號，地形有峽谷、峰林、湖泊、石林、瀑布、溶洞等自然景觀，（註33）所以孕育貴州人大多喜好山水，樂與山水融為一體。銀河新村起初雖為一片荒地，但有山有水，附近又有梯田、農舍等風

土人情，復有家人的胼手胝足協力經營，雖處於來臺初期的克難困苦時期，卻是一安家立命的所在。所以「銀河新村」成為貴州人聚居之處，好似一世外桃源，也漸為外人知曉而直呼其名，小有名氣。

### （三）貴州人聚居之處

「銀河新村」四面環山，竹木茂盛，山明水秀，風景宜人。處於山凹溪流之旁，正符合「我家門前有小河，後面有山坡」的景象。舊式屋舍現在多已毀損，大部分已改建為西式樓房。但在感覺上依稀還抓得到一點以前的影子與僅存的家屬後代，當然早已聽不到數十年前老代表、老立委的鄉音和鄉親鄰居們彼此的往還與互動。

貴州人的個性有如山岳，具衝勁而多固執，嚴守誠信，忠勤可靠。（註34）這羣早年在大陸擔任過國家要職的貴州人，其中有文人，也有武將，他們糾合親友來此闢荒建屋，各依財力購置土地，大小坪數不一，卻也很有默契的在梹子寮溪的左右形成聚落。已故立法院院長劉健羣帶著太太和唯一獨子劉維孟住在392巷10號，因太太名敖文蓮，遂取名「文園」，最靠近國史館，與國史館內之「孝園」、「榮園」（註35）遙相呼應。起初只有星期六、日來往，後來慢慢長期住下，經常與我家、汪家相互寒暄，相處良好，閒暇時也養魚、養狗自娛。

我還記得劉伯伯健羣最愛吃發酵的水豆豉，用黃豆製作，味道就像現在日本人愛

吃的納豆。他太太是湖南人，很怕聞那種臭味，只要太太一外出，劉先生就趕緊打手搖電話給我：「小弟，可不可以拿一些水豆豉來我家。」我每次也只拿一次就吃完的量，避免吃不完，被劉伯母發現。

我家住在8號，因父親原名何應瑞，故題名「瑞園」，父親取的是最後一塊連山帶坡的地，過著隱居的生活，幾與塵世相隔離。6號及4號是由遠東集團的徐有庠買下，作為員工宿舍。兩棟房子住了3家人，其中1位尚未成家，每天有一部交通車來接送上下班。後來他們搬走，我三姐紹珣和他婆婆洪李蘭（洪蘭友夫人）來住。2號則住著五叔何縱炎一家。後又遷來顧家（臺泥主秘），養了大批鳥兒，在鳥界頗有知名度。

銀河新村以小溪為界訂為單、雙號，1號和3號原來是袁璧趙買的。大姊紹瑤與姊夫汪敬煦原住臺北市泰順街，因擬就近照料爸媽，於是就買下1號房屋搬來居住。3號是龍家住，5號是我們家的老傭人劉媽，再隔壁7號是老榮民謝雲山住，太太姓陶，我們叫她陶媽，她曾在劉健羣家幫傭。

後來又有陸軍中將龔愚（註36）的加入，龔先生的房子就在國史館北宜路舊宮殿式牌樓大門百步石級樓梯下方處（另一說在舊大門對面的山坡上），（註37）即後來國史館之駕駛休息室。他買下的地很大，就是現在國史館的新店館區內。龔愚身材魁梧，頭很大，滿臉福相，再加上聲音宏亮，為人很和氣，當年他家門前還有一座小游泳池，我們

小時候還經常去游泳，印象很深刻。

據國史館前輩同仁說，羅家倫館長會選在青潭楣子寮溪買地，就是因為該地為舊識龔愚所有，（註38）1959年6月向他買下靠北宜路的耕地6筆，約計千坪，簽訂土地買賣契約書，1960年9月，獲臺北縣政府准許變更為可蓋史料庫房的公有土地。

龔愚將土地房屋賣予國史館後，就搬出銀河新村了。他則另購買銀河洞附近（銀河路地區）一大片農地及山坡地，除了維持日常生活作息外，閒暇時便雇請大崎腳之農民前往銀河洞前方山區開墾農田，種植橘子、竹筍等農作物，畜養雞、鴨等家畜，把農業當作副業，沉浸在田園之樂中，並創造許多就業機會。（註39）加之又有軍中袍澤的支援，進行炸山、整地、開路等工作，於是在民間與軍人們的努力下，逐漸把銀河洞附近荒野叢林，整理成綠油油的農田。（註40）

龔愚、三伯何應欽等喜歡打橋牌、伯母王文湘喜打麻將，楊森、谷正倫、谷大媽等經常往來。每至過年總會邀大夥一同聚會銀河新村談家常。

#### （四）年少記憶

銀河新村跨楣子寮溪兩岸，環境清幽，楣子寮溪只是一條小河，但溪水終年不斷。此地夾在兩山之間，稱得上是清靜之地。斜坡下方有一座小水泥橋，無法走車，童年時，我們幾個兄弟姊妹都愛在橋上聊天，當年「楣子寮橋」橋面狹窄，我們坐在橋的兩

邊欄杆上，還時而搖晃。橋下碧水淙淙，若遇大雨，瞬時大水湍急，在橋的下方水流沖積形成一個轉彎。當年橋的兩側下方雜草叢生，但都可以順陂而下，走至溪中。下面兩個小故事，至今記憶猶新。

## 兩個小故事

### 1. 越獄逃犯

民國 45 (1956) 年時，我讀高一，有一位連連躍上報紙頭條著名的「飛賊」高金鐘，他自稱「廖添丁二世」，是新店大崎腳人。行徑大膽的他曾越獄了九次，而且高興出去就出去！創下臺灣越獄紀錄的保持人。每次越獄時會故意在牆上寫著：「廖添丁二世去也！」高氏是一名慣竊，第九次越獄是在蘭嶼孤島管訓時，行兇殺了一名哨長上尉及伙房炊事人員後攜械奇蹟逃逸，警察對他諱莫如深，他有高超的開鎖技術，據說只要利用一根折斷的竹筷子，就可開啟手銬，自獄中脫逃。

我們當時年紀尚小，住的是木頭房子，屋底下為防溼氣挑高於地面，或許可作為犯人的躲藏處所。對於這位道行高超、絞盡腦汁拚命脫逃的犯人，我們都很緊張，這裏的警察更緊張，晚上警所派出很多荷槍實彈的警察來銀河新村附近圍緝找尋逃犯，警察對著我家老小說：「你們不要出來，如果聽到槍聲就趴下，因為高家就住在對街山上。」歷經了緊張窒息時刻，最後聽說警察終於在對面山上的一棵樹上把他抓到，高金鐘在樹

上睡了三天兩夜，是滿厲害的一個人。

### 2. 軍車翻覆

北宜公路的車一向開的很快，都在趕時間，且沿途丟冥紙。43、44 年某天，有一輛四人軍用吉普車由宜蘭開往臺北，就在山壁翻車滾下楣子寮橋橋頭（汪宅前方），當場就死了 2 人，另有 1 位由救護車載走前也過世。但開車的司機被樹攔住未死，他趕緊起身跑出去通知旁人來施救。

我母親華冰華信佛很虔誠，自車禍過後每年的清明節、中元節及過年，她都在橋頭拜拜死去的 3 位軍人，請其庇佑大家。有一回，三姊何紹珣（住在 6 號）的女兒被褓姆帶在橋上看別人釣魚，一高興，褓姆沒扶好，不小心就掉到橋下，還好掉在橋下的草叢中，僅受一點輕傷。另有一回，大姊紹瑤的好朋友的女兒，小時候調皮，常閉著眼睛在橋上走。還有一個汪家軍方司機的小孩也愛在橋附近玩耍，都曾掉到橋下，但都毫髮無傷。我母親一直覺得就是這死去的 3 人護佑，才讓這幾個摔橋事件的小孩，未釀成意外。這座橋國史館遷來後改稱「傳賢橋」，現改名「仲蔚橋」，（註 41）在多年後已由國史館重建為鋼筋水泥橋，不僅橋面加寬，欄杆也加高，中型汽車通行無阻。

### （五）瑞園之經營

我家小孩甚多，父親來臺之初，國大代表尚無俸給，生活所需。必須自己解決。47

年左右，父親在鄉間利用平坡建屋，緣山坡面種植橘子樹，品種很好很甜，吃了手還會黏黏的，本以為從此可賴以生活，惟豐收不過數年，對橘的生長條件與土壤仍為門外漢。其後數年，因橘樹超齡，果實逐年減小漸硬，希望遂成空想。最後賣相不好，大多送人。

屋後還有1棵柿子樹、2棵柚子樹、1棵文旦樹（老地主留下），結了果都自己吃。後來屢遇颱風，由於屋頂都是瓦片，樹木一吹，瓦片破裂房子漏水，就索性將樹都鋸掉了，想來實在可惜。早年家中也養了數百隻雞、鴨，父親打算以尿肥橘，以蛋易飼料，辛苦了三、四年，也請了一個張姓長工幫忙，但賣的少送的多，只是貼補一點家用。養鴨最多的時後約100多隻，我家前方可直通河邊（楣子寮溪），白天大門一開，鴨群自行走入河中，黃昏時這些鴨子會自己游走回來，忘了開門，還會在門外呀呀的叫。

父親個性溫和，因連年勞瘁，罹患腿疾，集中精力建設家園，忘卻一切疲乏，待目的達到後，身體的缺憾，不免一一出現。殫精竭慮，精神放鬆，舊病復發，初以胃疾而開刀，又在夜間自病床跌下，折骨斷腿，傷到坐骨不能動彈。所幸此時國家已發薪給國大代表，且與立、監委同等待遇，父親同時又兼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委員，性情又逐漸曠達樂觀起來。加以母親周到的服侍，子女的稱心孝順，其痼疾漸有起色，由起坐而

下床，而移步，而僵僵扶走，而用杖代扶，而自能親至園中散步，最後棄杖獨行，躬親除草種花，歷程前後殆將十年，其耐心與堅強非我輩所能想像。

## 四、回首往事

### （一）父親與蔣君章之交往

銀河新村與國史館毗鄰，凡要至國史館上班、洽公或參閱國家檔案時，除由國史館舊大門順石階而下外，必先經過銀河新村與我家瑞園門前。過了瑞園就是隨山勢而上的羊腸小道，現在的馬路是後來才拓寬興建的。據國史館的蔣君章（註42）說：「我從66年退休後，承國史館館長黃季陸之約，擔任國史館特約纂修，每週辦公一日半，是星期三整天，星期六半天。此地交通不便，只有公路局班車才可到達，上下班尖峰時間半小時一班，其他時間一、二小時一班。後來由新店客運接手營運，班次仍少，由大崎腳終點下車，還要步行一千三、四百步才到館內。」（註43）

由於家父與蔣君章是舊識，每年新春初二都會邀約住在市區包括蔣君章在內的幾家親友來到所居的「瑞園」，作一次團聚。而蔣纂修到國史館上班後下午回家時，常至瑞園小坐，與父親作半小時至一小時的閒聊。父親知道蔣纂修要在館裏吃一頓中飯，（註44）就問飯菜如何？蔣纂修答覆：「價廉物美，但有一項不便，那就是每餐常有一碗

蘿蔔湯，我從 57 年初大病後，幾乎常年服用高麗蔘，依照我國的傳統說蘿蔔不可與高麗蔘同食，稍覺不便耳。」父親即說：「如果你不嫌棄吃陽春麵，你就到我家來吃陽春麵，藉此機會，可以多聊聊。」竟沒想到蔣纂修欣然接受父親的邀請。我家習慣上為求簡便，中午用餐多為麵食，以麵條居多，水餃、餛飩次之。

父親是一位細心而禮貌周到的長者，他常在星期二晚上或星期三早上打電話問蔣纂修：「下不下鄉？如果下鄉，來吃陽春麵。」蔣纂修覺得父親的殷勤至意令他感動，所以每週三到館上班的中午，總是散步前往我家作客，吃碗「陽春麵」，順坐下與父親閒聊家居生活與瑞園的景色。

蔣纂修羨慕我父母居住銀河新村，有如隱居名士一般，可享悠閒與清福。在瑞園客廳前的一片空地，不僅種植花卉，育養盆景，還引水養魚，錦鯉滿池，四季皆有花開，充滿著祥瑞景象。

72 年 8 月，父親得知蔣纂修與妻將作一個月的美國之行，遂謂行前必須再見一次。父親怕他忘記，又以電話相促。兩人見面後，父親頗有依依的表示，蔣纂修以「一個月後再見」告慰之。沒料到此次臨別，竟成永訣。父親於同年 9 月 6 日（農曆 7 月 29 日）突發心臟病逝世離我們而去，享壽 84 歲，安葬於三芝鄉北海公園墓地，著有《十年來貴州經濟建設》（註 45）、《貴州政壇憶往》（註 46）、《瑞園隨筆》等書。

## （二）漫談劉健羣先生

劉健羣，貴州遵義人。本名劉懷珍，是初上私塾的一位李老師所取的學名。別號席儒，是儒為席上珍的意思。貴陽法政學校畢業後，自己取名為健羣，意在天行健，有為人羣服務的意思。在就讀法政專門學校時便半工半讀，於《少年貴州日報》做校對，又由寫作社論小評，到夜間替幾位主筆看稿看大樣，日報成績蒸蒸日上，復經推薦接任主筆，年紀輕輕就有 40 元黔幣一月的薪資。遂晝夜不停的讀書與工作，還奉養父母。

劉先生後來參加北伐，追隨我三伯何應欽指揮之革命軍任秘書。至民國 20 年左右，任軍事委員會政訓處處長，主持全國軍隊政工。抗日戰起，他曾至武昌官邸參加蔣委員長召集的一次會報，被委員長指定為黨中央訓練委員會最恰當之主持人選，可惜因身體不適，辭謝後便離開武漢至廬山、雞足山養病，期間還去拜會了雲南王龍雲。訓政時期，僅集羣賢之力，草擬了一部「五五憲草」。八年抗日戰爭結束，此時衡酌內外環境，國家不得不宣布實施憲政。劉健羣遂被提名為立法委員候選人，惟必須返回家鄉貴州遵義競選，三十年未回故鄉的他，在沒有把握下透過連絡鄉紳、師長、同學、同志、代表、議員、袍哥等的協助，最後得到 40 萬的選票，順利進入立法院。在立法院還組織一個「新政俱樂部」，37 年當選立法院副院長一職。

38 年 9 月，共軍進逼廣州，院會決議

由劉健羣代理童冠賢院長行使院務。時局一天天緊張，疏散成定局，到了緊急關頭，為了疏散的工具——飛機，他與鄭彥棻、李崇實一同去歌樂山晉見蔣總裁，得到許可准撥飛機兩架載運立法委員與立法院職員。一架便機飛成都，一架直飛臺灣。（註47）他與秘書處職員則由成都轉海口，再來到臺灣。39年當選立法院院長，後任立法委員及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等職。

劉健羣先生是一個很有見解的人，因政治生態太不平衡，第三任院長僅做了一年，就被CC搞「倒劉運動」被打下去了。（註48）61年3月17日病逝，享年70歲。著有《如何抗日救國》（註49）、《復興中國革命之路》（註50）、《民生主義與官僚傳統》、《銀河憶往》、《艱困少年行》（註51）等書。

劉健羣走後，兒子與太太遷往他處，所住10號文園之地權賣予谷鳳歧（法官）、張炳清等三人，他們都住在臺北市，遂將鄉下房子借給張鴻（占鳳）先生暫住，張鴻懂得景泰藍與書畫工藝之製作，只可惜住屋在一次出門忘記關瓦斯爐之火災中焚燬。

### （三）五叔何縱炎紀事

五叔何縱炎，原名何應炳，民國前11年（清光緒27年，1901）年10月生，在兄弟姊妹中年最幼（其後另有一妹應相為二媽所生），與我父親何輯五相差1歲。

6歲時鄉立小學肄業，10歲小學畢業。他先後入縣立高等小學及貴陽南明中學。



郵政總局於民國57年響應蔣夫人號召救助越南難民，何局長縱炎（左）將郵政員工捐款30萬元親送中央日報社，由易總經理家駁（右）代表接受彙轉。

民國9年冬為求深造，乃往上海準備讀大學，初在大同學院補習英文一年，後因事往昆明，中間輟學一年，至12（1923）年考入福建廈門大學，肄業一年半，不意廈大激起學潮，同學對學校措施不滿，校長林文慶不能制，五叔遂與同學倪文亞（前立法院院長）、孫亢曾（前臺灣師範大學校長）等被推為代表，負責向各方接洽。又與其他廈大3百餘位同學組織學生團，離校奔赴先進的



郵政總局何縱炎局長(中)陪同其兄何應欽將軍(左)參觀郵政青潭農場。

上海。當時吳稚暉、邵力子、葉楚傖諸先生在滬，對五叔等之讀書運動極表同情，在精神上多方給予援助和鼓勵，無如廈大當局執迷不誤。同學感失學之可慮，乃與學校離職教授歐元懷、王毓祥等 9 位師長及學生代表 14 人共同籌建新校。當時教授及同學皆赤手空拳，一籌莫展，後以五叔之介紹，在鄉戚王伯羣（三伯的妻兄）處募得開辦費數千元（王資助 2 千銀元為建校基金），學校始得順利進行，而奠定大夏大學之基也。13 年 9 月，在上海小沙渡路創建大夏大學，「大夏」即「廈大」之倒稱，取「光大華夏」之意定名「大夏大學」，公推王伯羣為董事長，馬君武為校長。上海人文薈萃，甚多黨國元老及知名學者應聘來校擔任校董及教席。學校規模既具，聲譽日隆。五叔幾經艱苦奮鬥，於 14 年 6 月畢業。（註 52）

此時適逢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三伯應

欽在粵奉命率東征軍駐節汕頭，時革命潮流激盪全國，青年學生紛往從軍，五叔縱炎遂南下投筆從戎，到汕後即在潮梅綏靖主任公署經理處任會計科長。後以動員北伐，東路總指揮部成立，遂調任東路軍總指揮部財政科長，並奉派往廣州組織辦事處任兼主任。後東路軍由閩而浙直抵南京，改組為第一路軍，又奉調到京任第一路軍總指揮部經理處副處長。17 年 1 月，當第一路軍進克徐州後，奉命改組，總指揮部結束，他亦轉離軍職。同年 4 月，任浙江蘭谿統稅局長，在任數月，覺無意義乃辭去。（註 53）

五叔因感學力不足以赴時艱，乃於 18 年 1 月離國赴美深造。初入堪薩斯州溫斐爾之西南大學商科三年級插班，19 年夏畢業。復往俄亥俄州立大學研究所，專攻經濟系研究貨幣銀行學，在該校一年。（註 54）深造至 20 年秋，以東三省萬寶山案發生，局勢緊張，恐有劇變，乃離美返國。初意本擬稍事摒擋，仍往美國繼續求學，不意九一八事變突起，舉國震驚，乃不得不暫緩出國。

20 年 10 月應郵政儲金匯業局劉局長書蕃之邀，任郵政儲金匯業局儲金處長。以郵政組織在國內公用事業中歷史最久，組織最完善，且郵政儲金匯業局經營者為銀行業務，與渠所學相符，且頗感興趣。及至 21 年一二八事變發生，在滬目睹倭寇橫暴情形，義憤填膺。不數月，奉調為南京郵政儲金匯業局經理。此後即住南京。25 年參加國民黨同志組織中山學社，以發揚三民主義

為職志。26年八一三淞滬戰役爆發，五叔感覺戰事勢必延長，爰對郵局之業務作種種預防之措置，對放款之能收回者，積極收回。對於儲戶務給便利，使其不致發生任何疑慮。幸各事均順利進行，未遇任何障礙。

抗戰軍興，中央機關西遷，26年11月奉命率全體職員退出南京，經漢口而至長沙，乃將重要公物文件運走，各項不動產則交郵政管理局保管。當時以存簿儲金存戶多係難以撤退之平民階級，乃將存簿儲金帳目亦移交郵局，故存戶之不及退出者，於管理局恢復辦公後獲得便利不少。旋復奉令往重慶組織辦事處，乃率全體職員到渝籌備。27年4月，渝辦事處開幕，續辦儲金匯兌業務。在渝一年，渝辦事處改組為儲金匯業局重慶分局，同時貴陽、昆明奉令開設分局。28年奉交通部調任貴陽分局經理，11月兼全國節約建國儲蓄運動委員會貴州分會幹事，次年7月，貴陽銀行同業工會成立，出任理事長。抗戰勝利後，離開貴陽赴南京，升任郵政儲金匯業總局常務副局長。期間對郵政匯業不能發展至理想程度者提出建言：一為人事浮動，導致辦事效率差；二為郵匯局人員應比照郵局人員同由考試錄用，且二者應切實統一行政，人員待遇亦應一律照郵政法規辦理，彼此開誠合作。

五叔儀態端莊，處事寬厚，治事精密，剛柔相濟，常有切中時弊之言，諸如：「抗戰以來，全國團結禦倭，然其中有一大禍根存在，不能不嚴加注意者，即共產黨之活動

與破壞也。查共產主義本無國界，其所謂抗戰意識，以主義為標準，更無所謂國家民族觀念。渠等對我國抗戰，亦認為第三者之自相殘殺，非特與渠等漠不相關，且正好從中取利，以奪取地盤，甚而借此要挾，騙取餉械，以擴張勢力，藉游擊之名，作掠奪之實。」「抗戰以來，社會經濟發生重大變化，此固必然之現象。惟資金逃避及囤積居奇，影響民生經濟實為可慮。政府統制辦法實欠周密，大多顧此失彼。即如液體燃料之統制，不切實際，引起社會不平現象，民怨頗甚。又如湘黔邊區之水銀統制，亦以限價過低，生產減少。此外如豬鬃、桐油等亦莫不因統制而影響生產，激動走私，此豈利國福民之道耶？」（註55）以上於多事之秋，提出憂國憂民之心聲，足證其關心國家社會之旨意。

38年中華民國政府南遷廣州，升任郵政總局副局長兼儲金匯業局局長。來臺後，41年夏，忽接美國大通、花旗兩銀行及通電公司電示，根據中共偽郵政總局電，美國將我國郵政儲金匯業局存款凍結，經五叔嚴重抗議，交涉纏訟多年，後乃偕王叔朋處長親往美國出庭作證，據理力爭，終將存款解凍，移存中華民國中央銀行，保存國家外匯，促進儲蓄與經建發展，對穩定物價與通貨起了一定的作用。

42年7月，擔任外匯貿易審議小組委員。44年9月接任中華郵政總局局長，任內郵政總局多次名列國營事業考成第一，受

中央多次褒獎。45年起，連續四年奉蔣中正總統令任特種考試郵政人員考試典試委員。50年3月15日，五叔贈送一套精美郵票給蔣夫人，該郵票的圖案是蔣夫人玉照暨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會徽，這是為紀念婦聯會成立十週年發行的。

我國郵政事業，素以基礎良好、制度健全，為國人所稱道。43年8月五叔著有《郵政儲匯》知識小叢書，（註56）45年適逢我國郵政六十周年紀念，與王開節合編《郵政六十週年紀念刊》，（註57）55年3月及58年2月輯歷年推展郵政業務，加強管理之論述與講詞出版《從郵論集》（註58）及《從郵論集續集》（註59）二書。

58年8月奉准退休，綜計服務郵政長達38年，歷總局局長亦達15年之久，任內發行昆蟲、花卉、故宮寶藏諸郵票，為世界集郵人士珍愛蒐藏。對郵政謀猷策劃，改進革新，成績輝煌。自主持郵政儲金匯業局始，利用城鄉郵局分支機構之便，辦理儲匯，提存款項簡易迅速，兼辦通匯劃撥，以服務便民為主。當局以「迅速，普遍，安全，服務」四大原則為辦理郵務的準則，民眾爭往儲蓄，使儲金總額最高達60億元，民間儲蓄資金得轉國庫，充當國家建設基金，功不可沒。據郵政總局資料統計，何縱炎局長任期內，各項業務成長情形如下：函件增加2.5倍，包裹增加7.5倍，儲金增加154.3倍，匯兌增加9.2倍，壽險增加236倍，集郵增加34.3倍。（註60）

59年5月轉入遠東集團創辦人徐有庠創設之「私立亞東工業技藝專科學校」（62年6月正名為亞東工業專科學校，89年更名亞東技術學院）任該校校長，作育英才。同時又兼任以生產藝術陶瓷著稱的臺北市唐窯公司董事長，另又兼亞洲水泥、遠東紡織、新亞建設、中國力霸等企業常務董事。59至61年擔任領隊，率領由亞東隊主力組成之中華女子籃球隊，至中南美洲親善、交流、比賽。71年8月擔任校長職務13年後退休。

五叔秉性醇厚，寬以待人，行善樂施，曾籌資千萬元，設立明倫醫療救助基金於亞東醫院，以紀念祖父明倫公。五叔又為大夏校友，大夏大學旅臺校友會，為慶祝母校創立紀念，每年6月1日均開會慶祝，歷年來他均熱心參予。73年6月1日，他還參加大夏大學創校61週年在臺校友會。

夫人秦虹波女士，69年10月病逝臺北，生一女名美卿（又名紹璿）；續娶蔡珠兒女士，生一女名瓊芳。五叔身體素健，71年忽患輕微中風，病雖癒，精神漸差，74年6月6日因心臟病突發，逝世於榮民總醫院，享年85歲。（註61）

#### 【註釋】

1. 清嘉慶年間，貴州外來人口往往以職業和籍貫命名自己的群體，在興義就形成了吳綢、粵綿、滇銅、川鹽、撫幫等俗稱。來自江西撫河流域臨川府的何景鸞，很自然的進入當地人口最多、規模最大的撫幫。

2. 興義縣因盛產中藥黃耆，致「黃草壩」成為其別名。
3. 喀斯特地形（英文：Karst topography），又稱溶蝕地形、石灰岩地形，是具有溶蝕力的水對可溶性岩石進行溶蝕等作用所形成的地表和地下形態的總稱，又稱岩溶地貌。喀斯特地形的地表崎嶇、土壤十分貧瘠，不利農業發展，因此在雲貴高原有「地無三里平，天無三日晴，人無三兩銀」的俗諺，但其千溝萬壑的特色卻十分受到觀光客青睞。目前巴爾幹半島及中國重慶、廣西、貴州、雲南一帶均有喀斯特地形的存在。
4. 何家大院始建于清光緒元年（1875年），占地3,470米，建築面積1,257平方米，是何應欽父親何其敏（字明倫）艱苦經營積累的成果，本資料見於龍虎撰，《何應欽紀事》（貴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興義市委員會，2010年）一書，頁3。
5. 摘自國史館藏《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何輯五資料」，入藏登錄號：129000100247A。
6. 劉達人口述，何智霖、蔡慧瑛訪問整理，《劉達人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民國86年），頁1-2。
7. 何輯五，《貴州政壇憶往》（臺北：中外雜誌社，民國71年4月），頁12-14。
8. 谷正倫（1889-1953），字紀常，貴州安順人，1913年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十一期畢業，1916年學成回黔，歷任黔軍總司令、國民革命軍師長、衛戍司令、南京警備總司令、第六戰區副司令長、軍事委員會西北行轅副司令、行政院政務委員兼糧食部部長，1948年任貴州省主席、保安司令，1949年5月任貴州綏靖公署主任，遷臺後擔任總統府國策顧問。
9. 何輯五，《貴州政壇憶往》（臺北：中外雜誌社，民國71年4月），頁8、404。
10. 李仲公（1888-1978），原名李其荃，貴州貴陽人，1907年入京師國立法政專門學堂，後入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研究系，1916年回國任眾議院秘書、貴定縣知事，1926年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行營秘書長兼二十一軍黨代表、江西省政府委員。1927年4月任貴州省政務委員會委員。後任國民政府交通部次長、湖北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長、中國航空公司副理事長。1929年10月再任貴州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長，1935年任財政廳廳長，後任國民黨中央黨部書記長、軍事委員會秘書長，1945年任立法委員，隔年當選制憲國大代表。後任中共同務院參事、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委員等職。
11. 毛光翔（1893-1947），字群麟，貴州桐梓人，1911年隨周西成入貴州陸軍模範營當兵，1913年入貴州陸軍講武學校。1914年歷任貴州陸軍第十團二營排長、連長、營長，四川討賊軍第五混成旅旅長。1926年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五軍副軍長兼貴州軍事廳廳長。1927年任援滇軍總司令，1931年8月兼第十八路軍總指揮，1932年2月辭去貴州省主席和軍長職，退隱赤水。
12. 「何輯五、呂超等電蔣中正請令西南各省將領不分畛域向黔省川境推進」（23年10月18日），《蔣中正總統文物：特交檔案》，典藏號：002-080200-00187-063。
13. 〈各省政務（二）〉，《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40000-0015。
14. 何輯五，《貴州政壇憶往》（臺北：中外雜誌社，民國71年4月），頁18-23。
15. 「蔣中正電吳鼎昌何輯五切實整頓貴州省新兵」（27年12月18日），《蔣中正總統文物：籌筆》，典藏號：002-010300-00018-038。
16. 何輯五，《貴州政壇憶往》（臺北：中外雜誌社，民國71年4月），頁33。
17. 楊森（1884-1977），字子惠，四川廣安人，1926年加入國民革命軍，任二十軍軍長兼川鄂邊防司令、川康綏靖第三路總指揮。抗戰爆發後，率部赴淞滬作戰，歷任第六軍團團長、第二十七軍團總司令、第九戰區副司令長官等職。1945年1月至1948年4月任貴州省主

- 席，1946年當選制憲國大代表，1947年任國民大會代表、立法院立法委員、監察院監察委員。離黔後，1948年7月，轉任重慶市長。1949年6月，兼任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同年12月，楊森轉往臺灣。此後，歷任總統府國策顧問、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理事長、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席。
18. 摘自國史館藏《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何輯五人事調查表」，入藏登錄號：129000100247A。
  19. 何輯五，〈貴州政壇憶往〉（臺北：中外雜誌社，民國71年4），頁134-135。
  20. 摘自國史館藏《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何輯五人事調查表」，入藏登錄號：129000100247A。
  21. 「國民政府明令嘉獎黔南戰役出力行政人員」（34年6月9日），《蔣中正總統文物：事略稿本》，典藏號：002-060100-00201-009。
  22. 摘自國史館「民國重要史事檢索系統」，38年6月2日，李代總統任命鄧錫侯、盧漢、王陵基、劉文輝、谷正倫、楊森、戢翼翹、張篤倫、楊永浚、楊聲、何輯五為西南軍政長官公署政務委員。
  23. 龍虎、羅松，〈少年何應欽〉（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年12月），頁161-170。
  24. 劉鳳翰、何智霖、陳亦榮訪問，何智霖、陳亦榮紀錄整理，《汪敬煦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82年3月），頁3。
  25. 陳柔縉，〈何應欽姻親門第顯赫，黨政軍關係牽絲攀藤〉，《臺灣日報》，「臺北耳語」，民國85年10月8日。
  26. 因與貴州之環境與天氣關係，貴州人喜將新鮮辣椒曬乾，磨碎成粉，稱為糊辣椒麵或乾辣椒粉。亦有整支辣椒在食用前，以少許水淹過辣椒浸泡兩、三小時後，用臼舂戎，謂之糍粑辣椒。用來炒菜，十分可口，用來炒宮保雞，是貴州人最愛。
  27. 何紹瑤，民國16年10月14日出生於江蘇無錫，戡亂時期就讀國防醫學院大學部護理科，學校位於上海虹口地區，後因上海接近作戰地區，乃返貴州貴陽，以後隨家人遷港，至澳門入華南大學繼續求學。
  28. 惜秋（蔣君章筆名），〈陽春麵——何輯五先生週年祭〉，《新生報》副刊，民國73年9月9日。
  29. 袁璧趙（1908-1997），又名袁必照，貴州赤水人，黃埔軍校畢業，任中央軍校教官職務。抗日戰爭期間歷任陸軍高職，並兼任後勤支援京滬鐵運與撤退重任。抗日戰爭勝利後，參與芷江接收日軍投降重任。曾任上海新光內衣廠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和亞東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以前在上海經營工商業，來臺擔任僑資鴻福紡織廠董事長，臺灣區絲織工業同業公會董事長。1964擔任經濟建設成果展覽會籌備委員之一，1997年病逝於台北。兒子為袁健生，中華民國外交官，曾任中華民國駐美代表、國安會秘書長。
  30. 楊德聲，〈銀河洞開發探究〉，參考銀河生態保育協會網站 <http://galaxyforall.blogspot.tw>。
  31. 參考新北市親山步道主題網 [http://www.ed.taipei.gov.tw/cgi-bin/SM\\_theme?page=4ab893e5](http://www.ed.taipei.gov.tw/cgi-bin/SM_theme?page=4ab893e5)。
  32. 詹悟，〈加拿大壁畫村的聯想〉，摘自 <http://subtpg.tpg.gov.tw/web-life/taiwan/9512/9512-11.htm>。
  33. 肖青東，〈今日興義〉（貴州：興義市委員會興義市人民政府，2009年），頁4。
  34. 劉鳳翰、何智霖、陳亦榮訪問，何智霖、陳亦榮紀錄整理，《汪敬煦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82年3月），頁2。
  35. 國史館新店辦公室綜合大樓庭園前方原有平房兩座，一名「孝園」，為紀念第二任館長戴傳賢（季陶）先生；一名「榮園」，以榮民工程處承建國史館工程頗多貢獻，藉資留念。惟現已拆除改建。
  36. 龔愚，字樂愚，貴州婺川人。早年入華西大學，加入國民黨。1928年入中央軍校，後留學英國專攻砲兵、防空，並加入機械化部隊見習一年。1935年學成回國，歷任砲兵學校教官、

- 成都軍分校隊長、陸軍總部副官處處長、國防部第二廳副廳長。抗戰勝利後，任駐英國大使館首席武官、陸軍總部第六署署長等。1949年赴臺灣，1950年任陸軍總部副參謀長，1952年調任步兵學校中將校長，1955年調陸軍總部參謀長，後赴美國入參謀大學受訓一年，1956年調國防部第五廳廳長，1958年任三軍聯合參謀大學教育長，1960年調任總統府參軍，兼國防研究院及革命實踐研究院講座，1967年奉令退役。1976年3月在臺北病逝，享年70歲。
37. 簡筌簧，〈國史館早期爭取與修建之探討——從北平路到北宜路 1957-1973〉，《國史館館訊》第5期，頁100-114。
  38. 簡筌簧，〈國史館早期爭取與修建之探討——從北平路到北宜路 1957-1973〉，《國史館館訊》第5期，頁103，記載龔愚為羅家倫館長之朋友，1943年羅家倫擔任新疆監察使赴迪化時，龔愚時任迪化陸軍第九分校副主任，互有往來。1959年龔愚將土地賣給羅館長，國史館付給龔愚18萬5千元。
  39. 大崎腳農民李萬力、吳武園都曾是龔愚招募的工人，一天的工資是20元，負責人的工資是25元，按日計薪，每日工作的時間為早上八點開始，下午五時收工，中午休息一個小時，在當時20元的工資可以說是很好的收入。
  40. 楊德聲，〈銀河耆老：開拓先驅劉金買〉，參考銀河生態保育協會網站 <http://galaxyforall.blogspot.tw/>；另參考農村再生歷程網 <http://ep.swcb.gov.tw/ep/community>。
  41. 仲蔚橋，原名帽子寮橋、傳賢橋。傳賢係紀念戴傳賢（季陶）先生，民國37年辭考試院長，轉任國史館館長。仲蔚，係朱匯森之字號，教育家，江蘇省南通縣人，73年6月至79年9月任國史館館長。該橋為紀念朱館長匯森而於民國100年易為今名。
  42. 蔣君章（1905-1986），江蘇省崇明縣人。撰文用冬白、遜園、惜秋、棊子等筆名。南京中央大學地理系畢業，先後在中學任歷史、地理教師。1949年到臺灣，就任《新生報》總編，兼任總裁辦公室第五組副組長及《中央日報》、《民族晚報》主筆。1950年，先後任總統府秘書、中央改造委員會秘書、中央黨部第四組副主任，兼任《中華日報》副社長。蔣君章畢生從事教育、新聞工作，是著名的地理學家。他長於寫作，一生著作甚豐，享年82歲。
  43. 惜秋，〈陽春麵——何輯五先生週年祭〉，《新生報》副刊，民國73年9月9日。
  44. 國史館地處偏僻新店山區，因交通不便，館內早期設有廚房採包飯制，聘任住居大崎腳之退伍老兵徐姓與蕭姓2位，上班日每天買菜至館內煮食午餐一頓，四菜一湯，採圓桌制，一桌8至10人。後又改聘有照廚師烹煮，採長桌自助餐制，備有不銹鋼餐盤，每人餐食以打菜方式分配。
  45. 何輯五，《十年來貴州經濟建設》（南京：南京印書館，民國36年）。
  46. 何輯五，《貴州政壇憶往》（臺北：中外圖書出版社，民國71年4月）。
  47. 劉健羣，《銀河憶往》（臺北：傳記文學社，民國55年），頁161-164。
  48. 胡濤口述，《立院黨團之爭雜憶》，摘自 [http://blog.boxun.com/hero/2006/xsj12/70\\_1.shtml](http://blog.boxun.com/hero/2006/xsj12/70_1.shtml) 電子檔。
  49. 劉健羣，《如何抗日救國》（廣州：新粵刊社，民國27年）。
  50. 劉健羣，《復興中國革命之路》（南京：中國文化學會出版，1934年）。
  51. 劉健羣，《艱困少年行》（臺北：臺灣商務，民國60年）。
  52. 摘自國史館藏《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何縱炎人事調查表」，入藏登錄號：129000102251A。
  53. 摘自國史館藏《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何縱炎自傳」，入藏登錄號：129000102251A。
  54. 龍虎、羅松，《少年何應欽》（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年12月），頁194-197。
  55. 摘自國史館藏《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何

- 縱炎自傳」，入藏登錄號：129000102251A。
56. 何縱炎著，《郵政儲匯》（臺北：中國交通建設學會，民國 43 年 8 月）。
  57. 何縱炎、王開節合編，《郵政六十週年紀念刊》，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 93 輯（臺北：文海出版社，民國 71 年）。
  58. 何縱炎著，《從郵論集》（臺北：郵政總局，民國 55 年 3 月）。
  59. 何縱炎著，《從郵論集續集》（臺北：郵政總局，民國 56 年 2 月）。
  60. 《中央日報》，民國 74 年 6 月 26 日，版 5。
  61. 國史館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 9 輯（臺北：國史館，民國 82 年 6 月），頁 47-49。
  62. 劉健羣，《銀河憶往》（臺北：傳記文學社，民國 55 年），頁 153。

## 出版資訊



### 嚴家淦總統行誼訪談錄

主編：陳立文  
2013 年 12 月  
精裝 400 元

嚴家淦總統曾稱：「我打從開始作公務員，從來沒有想到那是做官，而且一個學化學的人，又有什麼官可做呢？不過，化學中的某些原理原則及實驗過程，如果用到行政事務中來，也是滿管用的，因此我現在懂得以科學方法來從事管理工作。」本書以嚴家淦總統之生命形象為起點，明其生平事蹟；輔以往昔親朋故舊之口述，細其生活點滴；終以後人回憶之追述，頌其畢生功業，以形一生之行誼風範。

訂購詳見「國史館出版品訂購處」  
（頁 296）。